

#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旅游演艺市场持续火热。白天看景晚上观剧,跟着演出去旅行,成为文旅消费新风尚。蓬勃的旅游演艺创作生产,不断丰富文化供给,拓展旅游内涵,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引发人们对舞台艺术转型、文旅融合发展和文化传承创新的思考。

—编者

## 旅游演艺创新文化业态

宋瑞

漓江之上,波光粼粼,将经典山歌、民族风情、漓江山水融为一体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成为不少到访桂林游客的必选项目;骊山脚下,琼楼玉宇,以白居易传世名篇为蓝本的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通过山水风光、古典乐舞、诗歌旁白、灯光音效等元素的有机组合,将人们带入大唐盛世的历史文化情境。

旅游演艺在我国已经走过40余年历程,不断创新文化业态,日益受到人们欢迎和市场青睐,形成了实景演艺、剧场演艺、主题公园演艺、沉浸式演艺等百花齐放的格局,涌现出“印象”系列、“千古情”系列、“山水盛典”系列、“又见”系列等一批品牌。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19.33万场,观众人数6223.66万人次。旅游演艺市场强势上行,激发了更多衍生消费场景,拉动作用凸显。

旅游既是文化传播方式,也是文化生产方式。相应的,旅游演艺不仅需要满足人们的休闲娱乐需求,也承载着活化历史、传承文化、创新文化的功能。取材于清代沈复同名笔记的沉浸式昆曲《浮生六记》,以苏州园林沧浪亭为舞台,通过艺术化手段重现了200年前的江南文艺生活。在一个个富有感染力的旅游演艺作品中,能够看到创作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开掘资源,通过丰富的艺术形式和先进的科技手段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演艺是文化展示,也是文化创新。

旅游演艺是文化“在地性”的最佳表达方式之一。一台演出可以帮助游客快速了解、深度体验当地文化,旅游演艺的地也借助这种深入人心、生动活泼的方式展示风土人情、讲述当地故事,打造地方亮丽的文化名片。

跟随《又见敦煌》情景融入式演出,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一般步入莫高窟,感受古丝绸之路重镇的历史风貌和敦煌文化的独特魅力。观赏《印象·大红袍》,人们不仅领略武夷山的自然风光,而且能够了解煎茶、点茶、泡茶等茶文化。在杭州,《宋城千古情》关联起良渚文化和南宋文化,演绎杭城绵延的历史文脉。在开封,《大宋·东京梦华》运用《满江红》等8首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宋词,再现《清明上河图》等书画场景,勾勒出北宋都城的历史画面。

## 文旅融合促进舞台艺术转型

韩生

旅游演艺既是旅游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舞台艺术发展的规律使然。

回望戏剧艺术史会发现,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戏剧剧场形态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产物。如今通行的镜框式舞台剧场,在中国出现只有百余年历史,在西方也只有400多年,而戏剧艺术已存在3000多年之久。山野、园林、广场、街头、勾栏、瓦舍、庭院、客厅等,都曾是戏剧历史长河中的重要舞台形态。而今,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剧场舞台空间再次打开,演出艺术与生活空间融合,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演艺形态。这启示我们要把握舞台发展的规律,正视旅游演艺的积极意义,从当下生活和当代审美旨趣出发,打造更丰富的舞台面貌,满足更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早在2017年,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就正式成立文化旅游创作委员会,对长期以来文旅演出创作运营联动的现象进行关注,总结内在规律,探索艺术发展方向。

旅游演艺重要的文化贡献在于,促进了人们对

文化资源禀赋的重新认识与深入挖掘,通过故事化表达和舞台化呈现,将其转化为独特的文化吸引力。

文献诗剧《沂蒙四季·红嫂》依托沂蒙山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在与当地田园风貌相融合的山村剧场里,组织当地人创建“沂蒙四季艺术团”,用当地方言讲述沂蒙红嫂的故事。沉浸式历史剧《浸梦水亭门》为展现浙江衢州的悠久历史,参考衢州县志,复原了水亭街、水亭门、孔庙等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建筑,搭建36处动态移动场景,让现代舞台与本土文化交相碰撞。在贵州三穗,水库移民新村的村民们参与到生活剧场《八弓草市》的演出中来。八弓草市集合一批美食、文创商户,每家商户的建立和经营背后都有一段艰辛的致富历程。作品将“一店一品”的创业实践变成了“一户一剧”的舞台呈现,以普通人的生活折射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步伐。

在创作中我们体会到,成功的旅游演艺都是一项综合创新工程。这种创新包括:探索沉浸式剧、生活剧场的新形态,探索数字与实体融合的新形式,探索旅游度假、体验消费的新业态,探索政府、企业、村民、艺术家等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新机制,探索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新样本。

在城市,让戏剧进一步融入生活成为旅游演艺的重要方向。为推进“亚洲演艺中心”建设,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于2019年推出《上海市演艺新空间运营标准》,至今已为100多个多功能小型营业性剧场授牌,促进戏剧演出的活跃发展。环境沉浸式戏剧、剧本推理游戏等融合数字媒体技术的探索,正在形成热潮。位于上海黄浦区汉口路的亚洲大厦,因

为小剧场演出频频火爆“出圈”,引起行业内外广泛关注,被称为“一个垂直生长的戏剧街区”。截至2022年,亚洲大厦内的剧场空间已经增加到近20个,许多驻场演出吸引观众一去再去,每次都有新体验。与之邻近的上海大世界,业已转型为小剧场演艺新空间,集聚了许多戏剧专业院校毕业生在此进行原创舞台实验并接受市场检验。

舞台艺术是一项既古老又青春的艺术形式。古老在于历史悠久,青春因其活在当下。从世界各地的案例可以看出,旅游演艺已经成为当代舞台艺术的创新板块和活力来源,是当今观众参与和接受舞台艺术的重要方式。

对于旅游演艺来说,更加注重质量、注重原创、注重艺术性不只是出于创作者的艺术追求,也是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是艺术永恒的功能和课题。文旅融合不仅促进了舞台艺术转型,也成为我们思考舞台艺术创作发展的现实坐标。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图①:大唐不夜城夜景。

冯林摄(影像中国)

图②:苏州园林昆曲表演。

周阳摄(影像中国)

图③:豫园灯会演出。

李时德摄(影像中国)

图④:打铁花演出。

蒋人可摄(影像中国)

版式设计:蔡华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杂技这一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艺术,正是在继承丰厚传统基础上创造创新,才佳作迭出,赢得一代代观众喜爱。作为一名杂技演员,我一直注重在继承中创造,在借鉴中发展,在夯实技巧、遵循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杂技艺术的精品之路。

中国杂技以惊险奇绝的高难技巧而著称,我们在传承这一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为表演注入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呈现独具特色的中国式浪漫。我们编排的杂技剧《化蝶》,用杂技讲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融入多种传统美学元素,追求典雅、简约的美感。比如在男女主人公离别时,用雨伞来表现烟雨蒙蒙中分别的惆怅伤感;在二人“化蝶”时,用空竹表现漫天蝴蝶上下翻飞、相互追逐的意境。这些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剧里有一场抖杠的戏,我们把杠子道具做成了花轿,表演时演员需要不停蹦高,甚至空中翻转三四周,在展示高超技术的同时,也让观众感受到剧中的紧张氛围,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很多观众反映,非常喜欢这种表演形式,观演时自己的心一直被剧中人物的命运牵动着。

我6岁就开始练习艺术体操,11岁转到技巧队进行混合双人项目训练。这些项目对个人的体能、协调性、表演等方面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对我转型成为杂技演员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同时,我也一直思考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探索新的杂技艺术表演形式。在一次出访演出时,国外舞团的团长评价我们的杂技演出气质独特,很像芭蕾舞表演。这一评价给了我启发:能不能把杂技与芭蕾这两门气质相契且都高度重视技巧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我尝试把杂技中的舞蹈动作全部穿上足尖鞋表演出来。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艰苦训练后,我终于可以仅凭一只足尖稳稳立在演员的肩头,还能轻巧地做出优美的芭蕾舞姿势。“肩上芭蕾”一经演出,得到观众高度评价。

“肩上芭蕾”的创新尝试,让杂技艺术走向戏剧性表达。在技术突破的基础上,我们重点打造剧情,将杂技动作的惊险性与叙事的流畅性、情感的连贯性结合起来,以此来塑造人物、讲述故事,让情节更有张力,为观众传递更深层次的艺术审美和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杂技艺术的精彩,不仅在于别具匠心的编排,更在于娴熟高难的技艺。杂技艺术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千百次的重复训练,才可能把动作做到精准优美,把最好的表演呈现给观众。我清楚地记得,在“肩上芭蕾”难度动作攻坚阶段,我的脚肿得像萝卜,每天含泪把它挤进芭蕾舞鞋里。练习时我站在搭档肩膀上,往往是前一天刚结的痂第二天又被磨掉……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表演取得了成功,获得了文华奖、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和国际杂技最高奖等多个荣誉。

如今,我已过不惑之年,从艺30余年仍然选择站在舞台上担纲主演,努力完成超出身体极限的技术动作,以高水平的技艺塑造新的艺术形象,创作更多精品奉献给观众。我热爱这个舞台,同时也肩负传承杂技艺术的责任。这些年我积极投身杂技人才培养,为完善杂技教育体系,为更加规范、科学地提高杂技演员的综合素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中国杂技艺术更加丰富多彩,让更多中国杂技演员走得更远,展现中国杂技赓续传统、不断创新的艺术魅力。

(作者为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杂技家协会主席,本报记者姜晓丹采访整理)

## 艺海观澜

在技术突破的基础上,我们将杂技动作的惊险性与叙事的流畅性、情感的连贯性结合起来,为观众传递更深层次的艺术审美和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 探索杂技艺术的精品之路

吴正丹

## 文艺评论